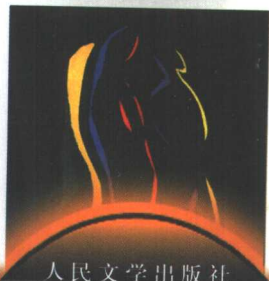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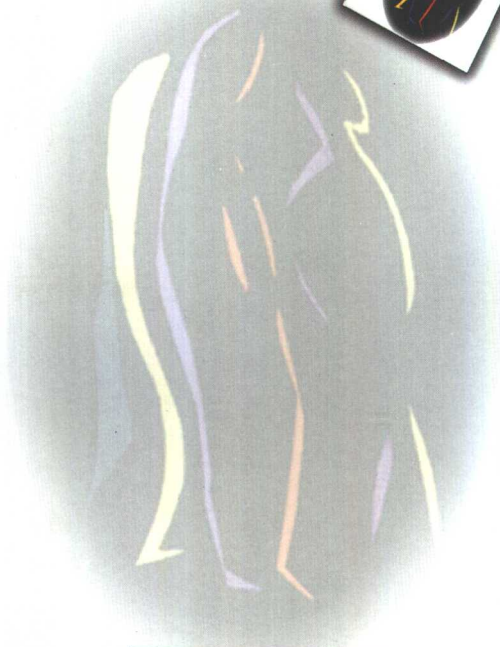


明清社会 性爱 风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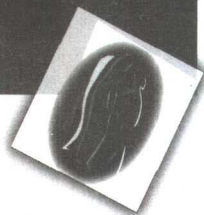
吴存存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明清社会 性爱 风气

吴存存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社会性爱风气/吴存存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6

(畅谷文丛)

ISBN 7-02-003095-5

I. 明… II. 吴… III. 性社会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D691.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525 号

责任编辑:张福海

责任校对:张福海

责任印制:李 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0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5.00 元

编辑人语

我们有许多文化泰山可供仰止，我们有许多成熟的学术和学术的成熟。可我们还有一种期盼——期盼一次撞击和一次超越。

因了破壁的期待，多年的面壁才成为甘愿的付出。因了穷经的追逐，继晷的膏油才会被不停歇地点燃。因了共有的执着，“晷谷文丛”才得以实现实力的主题。

也许，尝试会迷失在尘封的历史里；也许，探索会导向一个错误的轨迹。但每一次的尝试或探索都会在文化的苦旅里作出自己的贡献——用失败为后人树立一个正确的坐标。

这套书的作者全是中青年学者，他们不是用名声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实力，他们只是用一种努力来不负一次相约——用你我的手，托起一轮明日的学术太阳。

《淮南子·天文训》云：“日出于晷谷。”“晷谷文丛”之名由此而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性爱是一种风气	1
二 性别问题与性爱风气	5
三 明清性爱观念的特性	9
第二章 明清时期正统性爱观与节烈风气	17
一 淫声美色破骨之斧锯也——家规闺训中的性爱观	19
1. 家规	20
2. 闺训	27
二 爱伦常甚于爱美色——正统性爱观在明清通俗小说中的体现	44
1. 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	44
2. 《林兰香》与《歧路灯》	50
第三章 晚明的纵欲主义思潮	59
一 从“心”到“身”的全面解放——晚明纵欲风气的思想源流	60
二 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糜相争——晚明社会的纵欲风气	71
1. 社会风俗的变化	71
2. 江南青楼与名士风流	78
3. 自蓄声伎	81
4. 药石秘术的流行	84



5. 春官画册	87
三 营造纵欲的理想王国——晚明的色情文学	90
1. 性的崇拜与《金瓶梅》	93
2. 似是而非的说教	103
3. 《痴婆子传》与女性纵欲的实质性悲剧	107
第四章 明清社会男性同性恋风气	114
一 致变童为厮役,狎丽竖若友昆——明中晚期社会 男风流行状况	115
1. 明宫廷中的男风状况	116
2. 晚明士人与同性恋风气	121
3. 跟官的门子,献曲的小唱	125
4. 江南风月中的变童狎客	129
5. 闽地的“契兄弟”“契儿”风俗	132
二 展示男风众世相——明中晚期的同性恋文学	135
1. 《龙阳逸史》与小官阶层	138
2. 《弁而钗》与《宜春香质》	149
三 不重美女重美男——清代士人的男性同性恋风气	155
四 作使童男变童女——清代的相公	179
五 清代男风的百科全书——通俗小说中的同性恋 及其代表作《品花宝鉴》	198
第五章 女子缠足的流行与金莲崇拜	227
一 明清两代缠足风气概况	228
1. 腥红软鞋三寸整——明代女性缠足风气	229
2. 从缠足禁令到赛脚会盛行——清代女性缠足风气	233
二 处于性爱活动中心的三寸金莲	241
1. 千缠万裹来拘束——性别压迫与病态的女性美 观念	242



2. 全身之胜尤在裙下双钩——作为审美对象的三寸金莲	246
3. 举世魂销媚夜莲——金莲与性	252
4. 罗鞋将捧不胜怜——红绣鞋与性爱	255
第六章 明清社会的异装癖风气	262
一 羞涩如处子——审美趣味上的女性化	262
二 美男妆成如美女——明清社会异装癖现象	272
三 女性化审美趣味的缘起	282
1. 男风与男性的女性化	282
2. 妾妇自拟——一种源远流长的士人文化心理的积淀	284
后记	292

第一章 绪 论

明清两代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性爱观念最为混乱的时期了,尤其是在明中晚期至清代约四百年间,禁欲与纵欲的并行使这个时期的性爱观呈现为极其复杂的状态。一方面,随着程朱理学思想成为官学而浸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禁欲的理论达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几乎可以说是灭绝人性的地步,社会上节烈风气盛行。另一方面,明清两代又是纵欲之风盛行的时代,各种色情小说和春宫画册在社会上泛滥,娼女婬童充斥于娱乐场所,服食春药、玩弄金莲风靡一时,人们极力寻找新奇的性刺激。这个时期社会上的性爱风气似乎是由种种奇特的不和谐音组成的,禁欲与纵欲并存的内在矛盾激发出种种光怪陆离的性爱现象,使我们考察这个时期的性爱状态有一种特别丰富而深刻的感受,其中不少问题都富于吸引力,发人深思。

一 性爱是一种风气

如果从历史的大视角考察明清社会性爱状况和性爱观念,我们不能不感叹于风气的力量。当一种性爱的风气形成时,个人的意志和趣味往往会为时代潮流所裹挟,他会逐渐地仿佛处于一种宗教般的狂热之中,把一切在另一个时代的人看来可能



是非自然、非理性、非人性的现象视为理所当然,甚而作为道德和审美的最高境界加以推崇。个体的独立性和理智思考受到极大程度的毁坏,而那些先知先觉者的声音总是显得那么微弱而难以为大众所注意。从风气的角度切入明清性爱现象的研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其间起伏多变的性爱风气,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在性爱问题上的全部的复杂和简单。

考察明清两代性爱风气发展变化的脉络,我们可以发现,政治朝代的区分,往往难以用来概括性爱风气演变的特点。一些性爱风气是跨朝代延续的,而一个朝代的性爱风气通常不是统一的。明代开国后近百年间,社会生产力处于恢复阶段,明太祖朱元璋所定下的尊孔崇儒、以朱注四书为取士标准的原则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使当时全社会风气整肃。永乐年间且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的对官员挟妓宿娼的严格禁令,虽然其间仍少不了违禁纵欲的个别事例,但总的来看,社会风气趋于收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禁欲风气在这种氛围中逐渐形成并愈趋严重,节烈妇女备受社会的关注和称誉。绝对的贞操使妇女失去了与丈夫之外男性交往的权力,镇日锁闭深闺,殉夫或守寡四五十年在当时都是常见的现象。明清妇女禁欲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步,比产生理学的宋代远为严苛,节烈风气且一直不间断地延续至清末民初,其内容在两个王朝基本上是一致的,看不出有什么质的区别。与此相应的,女性缠足的风气也贯穿了两个朝代的始末,整个社会都狂热地崇拜女人的小脚,认为它体现了女性的淑范,是女性美的标志,因而与性爱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其间虽经清初统治者的严令禁缠,但风气的力量甚至压倒了政令,清代缠足风气比明代更为普遍和深入。明清两代都把女性禁欲作为道



德高尚的标志而大加倡扬。

一个年代较长的王朝其性爱风气通常是复杂多变的，明代表现得尤为典型。大约在正统至成化年间，经济的恢复和财富的积聚使社会上逸乐风气开始抬头，兼之以阳明心学的流行，士界思想受到极大震动，长期被压抑的欲望终于从沉闷中挣脱出来，造成了晚明社会上人欲横流的局面。士人嗜谈情性，以纵情逸乐为风流，所谓“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李贽语）。社会上狭邪小说泛滥，春宫画、褻玩品及春药公开在市面上流行，青楼妓院一片兴隆，出现了一批领时代风骚的名妓。不少显贵巨贾更自置家乐，养一班歌儿舞女，日日沉酣其中。在这个时期，人欲受到极大的肯定，任何性形式都得到宽容甚至纵容。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性开放时期，《金瓶梅》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以性爱为主要题材的巨著。入清之后，经历了一番血雨腥风的洗劫，同时满清统治者也敏锐察觉到明末人欲横流状况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意识到要建立一个安定的社会必须整肃风气。朝廷不但禁官员挟妓宿娼，而且一度取缔妓院，严禁卖良为娼。晚明以来的纵欲风气因而逐渐消歇。

但晚明纵欲风气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男性同性恋风气没有随着纵欲风气的消歇而消歇，而是一直延续至清末，并愈演愈烈。可能让现代人惊诧的是，晚明的纵欲风气经常是与男性同性恋交缠在一起的。男性同性恋在晚明和清代的社会上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风气，酒楼戏园，大量的陪酒歌童是明清社会特有的风景。晚明社会上出现了男性同性恋卖淫专营场所——男院，清代京城更出现了著名的相公私寓制，有“不重美女重美男”、^[1]“有歌童而无名妓”之说。^[2]专为同性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品花宝鉴》标志着这种同性恋风气的发展达到了顶点。



明清两代男性同性恋风气历时达四百馀年，身处其中的士人非但对同性恋持宽容态度，且时加倡扬，认为它与异性恋一样是一种正常的性爱方式，挟童蓄优成了他们风流生活中最大的快乐。这场同性恋风气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程度之深，在世界性史上也是很罕见的。

大约是在相当程度上受男性同性恋风气的影响吧，从明中晚期到清代，社会对男性的审美理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异。“面如冠玉，唇如涂朱”成了通俗小说描写男主人公的最常见的词语，文弱纤秀、女性化的白面书生成了这一时期公认的美男子。不少小说赞扬一个男子的美貌“仿佛美妇人一般”、“更胜似女子”、“换了女装，竟是一个绝色女子”。汉唐时期石刻和绘画中最常见的峨冠博带、长髯飘拂的中年男性形象，到这时基本上为多愁善感、清秀且尚带稚气的年青书生所代替。小说中的正面男性形象多少带点女人气，胆怯、退让和被动在小说中往往被作为男性的理想人格来宣扬，而那种保留了较多的男性天然本性的现象，在小说中通常作为反面人物处理。明清时期这种带有性倒错意味的审美习惯，使当时社会异装癖现象大量产生，小说中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情节泛滥，戏曲中性别反串形式也往往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京剧中所有的女性角色在民国初年之前一直是由男性来扮演的，而一些地方剧种如越剧，则所有的男角亦由女子来演。这种性别反串形式在清代深得人心，并曾影响到周边国家的戏剧形式。事实上，我们在今天的某些影视作品中仍可以找到这种审美风气的馀风流韵。

明清时期的种种性爱现象，如果作为一种个例来看，它可能在任何一个朝代或文化中都会存在，但是当它成为一种风气之后，情况便大不一样。在风气的强有力的感召下，个人品味似乎



很容易被淹没而被公众的兴趣所替代,许多本来可能持反对态度的人会转而成为热烈的真诚的拥护者,甚至这种风气可能牺牲追随者的切身利益,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痛苦也在所不辞。风气就具有这样一种力量,它可以使非自然的现象看上去顺理成章,使狂热代替理智判断。风气所至,完全可能导致集体性意识变异。当这种狂热成为过去,后人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但他们虽可以讥嘲前人的愚蠢,谁又能保证他们不又陷入另一种可笑的风气之中呢?处于潮流之中的人们,很难对自己的时尚有清醒客观的评价,绝大多数人会把流行的风尚看成为永恒的、高尚的或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本书的研究目标不是对明清性史上个例的罗列,而是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性爱风气的尽可能客观的描述以及对这些性爱风气的思考。

二 性别问题与性爱风气

如果我们从性别的角度去分析明清两代的各种性爱风气,可能会更好地理解其间混乱复杂的矛盾状态。事实上,性别的等级观念可以说是了解明清性爱风气的一把重要的钥匙,两性不同的性地位正是矛盾的性爱风气形成的基础。明清两代的各种性爱风气其实可以很清晰地分为两个大类,亦即女性的和男性的,其界限通常是严格而不可逾越的。正统、保守、禁欲在明中期之后基本上属于女性的性爱风气,节烈、贞操和缠足都是单方面就女性而言的;而纵欲的、寻求刺激的性爱风气属于男性,基本上与女性无缘。晚明狭邪小说和艺术品基本上都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为迎合男性的趣味而作的,同性恋及异装癖风气也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



以性别的而不是男女混同的视角来看待明清性爱风气,我们可以对某些历史现象获得更切合实际的认识。许多现代的性学理论,如果不加区别囫圇吞枣般地用来分析古代性爱风气,那是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如性压抑向来被视为性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具体到明清时期,它则是最不能男女混同而论的问题。男性在明清时期属于性特权阶层,我们当然不能说他们不存在性压抑,正统儒学、佛教的轮回学说、道教的养生术等等都造成了中国古代男性多层次的性压抑,但是在某些极端的时期——如晚明纵欲主义流行期、以及在大部分上层社会成员中,一切与男性性欲有关的问题都得到极大的宽容,士人们不把性爱视为罪孽,而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娱乐。因此他们不但不忌讳,反而津津乐道,以多情自高。一切性爱形式甚至于强奸、乱伦在狭邪小说中往往也都被视为可以理解的。从实际生活到精神世界,他们几乎都没有什么障碍。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晚明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上层社会的大部分男性基本上不存在性压抑的问题,有人且据此认为晚明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性的解放的时期。如果孤立地看这些现象,这种结论可能是对的,但要把它与性别问题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会感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这种解放其实含有许多不人道的成分。我们应该注意,晚明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纵欲风气是以女性的禁欲为基础的。虽然两性关系上的纵欲必须通过两性的合作才能获得,但明清时期的具体情况值得分析,因为当时的男性在两性关系上的纵欲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纳妾和狎妓,也就是说,都是以金钱和势力等外在于性爱本身因素而实现的,女性在这种关系中处于被动和屈辱的位置。同时,社会通过各种道貌岸然的道德教条要求女性在两性关系上的忍让和宽容,事实上它起到了纵



容男性纵欲的作用。“无妒”，是当时社会所谓“妇德”的一项重要内容，女性在性爱中正常不过的排外心理在明清时期被认为是不合乎道德要求的，当时社会认为“劝夫纳妾”“善待妾婢”“夫喜亦喜”是为人妻者的基本修养，通俗小说总是热衷于写妻子怎样为丈夫选美貌多才的妾、或把婢妾推到丈夫床上的情节，以此来表现女主人的美德。无妒的直接受益者是男人，他因此可以拥有一个多妻妾而又和平安宁的家庭。也就是说，女性献身崇高理想般的非人性的自我牺牲，其实际效果却是满足了男人最自私的欲望。被整个社会所讴歌为无比高尚的女性禁欲行为实际上只是为男人的纵欲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自身成为更彻底的男性纵欲牺牲品而已。晚明的男性纵欲风气就是这样有赖于女性的禁欲风气而存在。由于女性的“贤德”，男人们得以广纳妻妾并自由地出入勾栏妓院；由于女性静处深院的“淑范”，男人们几乎不会有为妻妾背叛的后顾之忧。所有的性文学亦完全以男性为中心展开而几乎听不到女性的声音。把一种完全没有女性主动参与相反却是压抑女性的纵欲风气称之为人性的解放是可疑的，因此我认为，明清男性纵欲风气绝对不是简单的人性的解放，男性的较少性压抑状态，不是基于人们对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而是以通过对女性的非人道的压抑和禁欲获得的。牺牲女性，成全男性，男性以对女性残酷的性压迫而达到自己的解放和满足，这种解放不但不具有进步的意义，反而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男性中心意识发展到极端之后所出现的可能导致两性关系窒息的现象。实际上，它阻碍了人性解放的进程。就这方面而言，明清时期禁欲风气与纵欲风气的并存可以说是并不矛盾的，而忽略了性别问题去简单地把明清时期称为人性解放时期或禁欲时期显然不可能达到对明清时期性爱问题的真正认识。



同样,看待明清时期的同性恋风气也是必须严格注意性别问题的。其实,同性恋是近现代才进入中国的外来语,古代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可兼用于男女两性的同性恋词语,人们通常称男性同性恋为“馀桃癖”、“龙阳癖”、“断袖癖”等,而女性同性恋则有“对食”等特用名词。^[3]表现男性同性恋关系的动词通常都带有明显的不平等色彩,如“嬖”、“宠”、“幸”,是上对下、主对仆、长对幼的关系,而表现女性同性恋关系则完全不用这类词语,多用平等意味的动词如“爱”、“悦”、“慕”等。在明清时期,女性同性恋的事例不是没有,但从来没有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风气。它总是个别地、悄悄地进行着,更不可能出现女性同性恋卖淫活动或卖淫场所。明清同性恋风气中不包括女性同性恋,并且,男性同性恋风气的流行谈不上对女性同性恋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在明清时期的人看来,这根本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女性同性恋当时只能在畏惧和掩饰中进行,性爱是这种关系的最终目的,相恋的双方一般比较平等。而对当时的大部分男性来说,同性恋是一种可以公开的、寻求性刺激的娱乐活动,能通过金钱、权力、地位来获得。明清时期的男性同性恋可以被划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个泾渭分明、不可混淆的阶层。主动阶层是有钱有地位者的阶层,他们追求刺激和满足;被动阶层是地位低贱、出卖肉体者的阶层,他们的同性恋活动更多地是出于屈从和卖淫,并非真正对同性恋有兴趣,其目的是功利的而非性爱的。同性恋双方极不平等,并且社会舆论宽容主动方而歧视被动方。这种状况在明清时期是一贯的,也是为社会所肯定的。因此,明清男性同性恋风气始终是与卖淫联系在一起的,地位和金钱在男性同性恋关系中比性爱更为重要。这种状况都与当时的女性同性恋大相径庭。如果以现代的同性恋概念来笼统地不分性别地研



究明清时期的同性恋状况，很多问题会变得似是而非，难以理出清晰的头绪。

性别问题是性史上的最基本问题，而在明清时期，由于男性中心意识的膨胀和女性禁欲风气的流行，历史上各种固有的矛盾被激化了，性别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以极端的、浓缩的形式出现的，因而尤其具有代表意义和研究价值。

三 明清性爱观念的特性

自晚清西方的武力和文化一起进入中国，西方中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正统性爱观在中国士界影响极深，知识阶层普遍崇尚西方的浪漫爱情而鄙夷本国传统的性爱观念。随着西方文化的浸透愈趋深入，中国传统的性爱观亦随之愈趋淡化，各种文学艺术作品都热衷于宣扬西式的浪漫爱情。性爱观念的西化使我们很多人顺理成章地以西方正统的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性爱状况及评价相关的文学作品。其实，传统的中西方对性爱的理解存在极大的差异，它们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分歧使两者根本不能混同而论，不然难以达到对中国古典作品内蕴的理解，褒扬时难免以西方的观念来拔高，而误解和武断的批判更在所难免。

情与欲的合一还是分离可能是中西方传统性爱观念分歧的焦点。在十三世纪的欧洲，曾出现过一部在西方性史上产生相当影响的著作《效忠女人》，它是奥地利骑士兼游吟诗人尤里克晚年时对自己一生的情感生活和追求的真实记录。正如这部著作的书名所表示的，它的主题就在于表明效忠女人是男人的最大荣誉，而这种效忠必须是全身心的、持之以恒的，几近于宗教崇拜。一个男人为了达到这种爱情的理想境界必须克服重重艰



难险阻而没有一点自私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性爱观念只强调效忠女人而鄙视占有女人,“想完全占有自己情人的人很少懂得或完全不懂得如何效忠女人”,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排斥性欲、主张情欲分离的性爱观。尤里克在他的书中回忆了自己一生中为效忠女人艰苦备尝的经历,这几乎成了他毕生的事业,而出人意料的是,他的性生活却是与妻子一起度过的,他对情人的追求是一种纯粹的情感生活,他认为,性生活只是一种生理需求而已,爱情则比性行为美好得多,效忠女人与此无关,性与爱可以区分得很清楚。他并且认定一个人不可能集爱情与性欲于一身。^[4]文艺复兴时期前夕的伟大诗人但丁的情感经历同样也是这种性爱观念的产物。但丁的大部分诗作中都会出现一位令人神往的女性贝阿德丽丝,但丁视她为自己毕生的真正恋人。据但丁自述,他第一次见到她时,他才九岁,立刻便满怀纯真、极其缠绵地爱上了她。但他一生从未与贝阿德丽丝说过一句话,而且也没有想过要这样做。他并不做什么努力与她见面,只是偶尔与她在街上邂逅过几次,至于说到与她之间的亲昵行为,他甚至连想也没敢想过。在但丁的心目中,贝阿德丽丝是那样纯美,就像一位女神,一尊纯粹的精神偶像,但她决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但丁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位妻子和好几个情妇,但她们在但丁所有的诗作里从来没有被提及,他把爱情的冲动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理想中,而那些真实地生活在他的物质世界中的女子,他认为与爱情并不沾边,对她们只有感激而已。

虽然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这种浪漫爱情观念在西方后来也时常成为小说家、戏剧家们挖苦嘲弄的对象,但它以其对爱情的浪漫的理解而在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小说戏剧直至本世纪以来的好来坞电影、